

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摇摆州：2000—2020 年^{*}

郭馨怡 谢 韬

【内容提要】 摇摆州是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源于“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总统选举中的小比分胜利频发,两党均无力组建稳定的全国性选民联盟,摇摆州的重要性大幅提高。本文在定义和归纳 21 世纪以来美国主要摇摆州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摇摆州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摇摆州内实为一种“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两党制,少数党实力强大,以至于随时有可能取代多数党在选举中胜出。这种州级政党体制的改变主要形成于两个方面:第一,州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变化的选民”;第二,州内选民政党偏好和投票行为的改变,即“变动的选票”。当前美国摇摆州主要集中于两个区域,分别是因拉美裔移民大举涌入逐渐由红转蓝的南部和西南部“阳光地带”,以及因制造业工人政党认同改变而由蓝转红的中西部“铁锈带”。种种迹象表明,“铁锈带”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摇摆,但“铁锈带”各州的具体政治走向取决于其州内经济状况;未来“阳光地带”可能会出现更多摇摆州,并逐渐成为影响美国选举政治的核心地带。

【关键词】 美国总统选举 摇摆州 两党制 铁锈带 阳光地带

【作者简介】 郭馨怡,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电子邮箱:guoxy9966@bfsu.edu.cn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xietao@bfsu.edu.cn

^{*}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重大标志性项目“世界政党数据库建设”的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一、引言

自2000年小布什与戈尔的佛罗里达计票大战以来,摇摆州(swing states)现象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备受关注。摇摆州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特殊产物,由于两党在摇摆州均无显著选举优势,其选举人团票归属常常变化并直接影响最终选举结果。2016年,特朗普凭借微弱优势在密歇根(两党得票相差0.2%)、宾夕法尼亚(相差0.7%)和威斯康星(相差0.8%)3个摇摆州获胜,由此入主白宫;4年后,拜登同样以微弱优势赢得佐治亚(相差0.2%)、亚利桑那(相差0.3%)、威斯康星(相差0.6%)三州的选举人团票,从而击碎了特朗普的连任梦。

正如曾先后担任奥巴马和拜登竞选顾问的安妮塔·邓恩(Anita Dunn)所说:“候选人一心一意向政治竞争激烈州的选民献殷勤,是美国总统选举的一大基本特征。竞选活动的一切都是由少数几个‘战场州’推动的。”^①近年来,摇摆州的重要性快速上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两党竞选资金的分配高度不均。2020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共花费约10.2亿美元进行电视广告投放,这些钱尤其集中于少数几个关键摇摆州。其中,广告支出超1亿美元的州有5个,分别是佛罗里达(2.6亿美元)、宾夕法尼亚(2亿美元)、密歇根(1.2亿美元)、北卡罗来纳(1.1亿美元)和威斯康星(1亿美元),这5个州之和占到当年该项支出总额的77%。^②其二,候选人竞选活动分布严重失衡。2008—2020年4届大选中,两党共举办1164场线下拉票活动,其中95%都集中于这一时期的14个主要摇摆州;活动场数最多的俄亥俄(196场)和佛罗里达(188

① Kathleen H. Jamieson ed., *Electing the President, 2008: The Insiders' View*,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9, p. 142; Edward-Isaac Dove, “The Mastermind Behind Biden’s No-Drama Approach to Trump,” *The Atlantic*, November 30,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11/anita-dunn-biden-adviser/617185/>.

② Domenico Montanaro, “Presidential Campaign TV Ad Spending Crosses \$1 Billion Mark In Key States,” *NPR*, October 13, 2020, <https://www.npr.org/2020/10/13/923427969/presidential-campaign-tv-ad-spending-crosses-1-billion-mark-in-key-states>; “Presidential General Election Ad Spending Tops \$1.5 Billion,” *Wesleyan Media Project*, October 29, 2020, <https://mediaproject.wesleyan.edu/releases-102920/#table3>.

场)相加就已达到竞选活动总数量的 1/3。安全州(safe states)^①被长期忽视,有 9 个州在这 12 年间总共只有过一场竞选活动,另有 22 个州的活动场数为 0^②,在总统选战中几乎形同虚设。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根据选举竞争性的差异,美国各州事实上可分为“竞争州”(competitive states)和“旁观州”(spectator states),后者很少受到媒体和候选人的关注,“常常相当于未曾发生选举”。^③

这些事实都表明摇摆州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占据着极其特殊和重要的地位。然而与摇摆州地位之重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外相关研究却并不充分。摇摆州及其对总统选举的影响至今仍是政治学领域一个相对较新的课题,既有研究大多止步于描述摇摆州现象,或以州级案例分析其选举情况;目前尚无人给出摇摆州的准确定义和阐述其一般属性,也鲜见专门针对摇摆州的系统论述和理论探讨。本文旨在填补相关研究缺失,在明确摇摆州定义和特征的基础上,尝试深入分析摇摆州的形成机制及其政治影响,以期能更好地理解美国选举政治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全文主要分为 5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问题并阐释摇摆州研究的重要性。第二部分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提出既有成果未能很好地解释摇摆州的形成机制,确立本文欲解决的核心问题。第三部分在州级政党体制变迁的视角下提出对摇摆州形成机制的解释框架和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案例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地域摇摆州的形成来检验本文主要研究假设。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既有研究与不足

当前学者对美国总统选举摇摆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4 个方面:探讨摇摆

① 安全州是一个与摇摆州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指总统选举中一党占据显著优势的州,即通常所说的红州和蓝州。研究中一般认为两党得票相差 10% 以上的为安全州。参见 Stacey H. Hecht and David A. Schultz, *Presidential Swing States: Why Only Ten Matter*,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 p. xi。

② 文中“总统选举竞选活动”持续时间自当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各自候选人开始到选举投票日(以 2020 年为例,即 8 月 28 日至 11 月 3 日),这段时间也被称为真正的“大选”或“会后选举”阶段。参见 National Popular Vote, <https://www.nationalpopularvote.com/out-1164-general-election-campaign-events-past-4-presidential-elections-22-states-received-0-visits>。

③ Bonnie J. Johnson, “Identities of Competitive States in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Electoral College Bias or Candidate-Centered Politics?” *Publius*, Vol. 35, No. 2, 2005, pp. 337-355.

州的定义,分析其背后凸显的美国宪制困境,归纳摇摆州重要性不断提高的原因,论析摇摆州内的具体选举情况。

为更好地研究摇摆州,首先需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定义。根据《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摇摆州是“没有任意一党占主导优势,两大主要政党及其候选人都集中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争夺的州”^①。美国政治学教材《今日美国政治》称之为“两党得票率相近、候选人没有明确优势,且对最终选举结果有重要决定作用”的州^②。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则认为是“两党势均力敌且人口稠密的州”^③。《美国政府导论》提出,摇摆州和战场州在概念上存在细微区别:前者是一种客观情况,即一州因两党实力接近而在政治上基本中立,难以提前预知选举结果;后者强调那些两党投入更多时间、资金、政策等竞选资源的州。^④但总体而言,研究者普遍认为,摇摆州的主要特征是两党得票率相近、选战烈度高,且其选举情况可能直接影响全国的最终选举结果。在此基础上,斯泰西·亨特·赫克特(Stacey H. Hecht)和大卫·舒尔茨(David A. Schultz)编著出版的摇摆州专门研究的开山之作《总统选举摇摆州:为什么只有10个州重要》率先在数值上将摇摆州定义为“两党得票率相差小于5%的州”。该书指出,自老布什政府以降,美国“激烈的全国性总统竞选事实上只发生在约10个州内”,该书还详细梳理了彼时10个主要摇摆州的选举情况、意识形态背景、人口结构和历史文化。^⑤斯科特·麦克莱恩(Scott L. McLean)等人出版了同样以州级选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全案例式著作《总统选举摇摆州》,进一步提出摇摆州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并按发展阶段将之划分为“典型摇摆州”“近期摇摆州”“新晋摇摆州”和“崛起

① Duncan Watts, *Th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Edinburg: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84.

② William T. Bianco and David T. Canon, *American Politics Today*, New York: W. W. Norton, 2015, p. 342.

③ 罗伯特·达尔著、顾昕译:《民主理论的前言》,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④ John G. Geer et al., *Gateways to Democracy: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Government*,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2021, pp. 332-333.

⑤ Stacey H. Hecht and David A. Schultz, eds., *Presidential Swing States: Why Only Ten Matter*,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 p. xxxi.

中的摇摆州”等。^①

其次,许多学者在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摇摆州可能给美国宪制造成的影响。此类研究在2000年小布什大战戈尔后达到高潮,主要集中于选举暴露的宪法漏洞、选票重计的合法性与可信度以及民调预测失败原因等方面。^②小布什在佛罗里达的胜利创造了“美国竞选组合策略的一大奇迹”,也充分展示出选举人团制度设计的偶然性甚至非民主性。^③达尔称选举人团制度为“美国宪制最大的失败”,认为不同州选民投票权的不平等埋下产生少数票总统的隐患,直接冲击着选举民主“多数人统治”的根基。^④乔治·爱德华兹三世(George C. Edwards III)亦在著作《为什么选举人团制对美国有害》中提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选举人团制度产生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总统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候选人在最后一轮普选中无需获得最多数选票即可胜出的国家”,批判选举人团制内含的反民主特征。^⑤也有研究认为,依靠少数摇摆州获得小比分(close race)胜利的候选人更容易受到选举舞弊的质疑^⑥,不仅会影响其上台后的执政合法性,甚至可能威胁选

① Scott L. McLean et al., eds., *Presidential Swing State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8, pp. 5-9.

② Robert S. Erikson,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1, 2001, pp. 29-52; Gerald M. Pomper,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y Gore Los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2, 2001, pp. 201-223; Jonathan N. Wand et al., “The Butterfly Did It: The Aberrant Vote for Buchanan in Palm Beach County, Florid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4, 2001, pp. 793-810.

③ Kirk Wolter et al., “Reliability of the Uncertified Ballots in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Florida,”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Vol. 57, No. 1, 2003, pp. 1-14.

④ 罗伯特·A·达尔著、钱镇译:《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55页。

⑤ George C. Edwards III, *Why the Electoral College is Bad for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07.

⑥ Richard A. Posner, “Florida 2000: A Leg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lection Deadlock and the Ensuing Litigation,”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Vol. 2000, No. 1, 2000, pp. 1-60; Jack M. Balkin, “Bush V. Gore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10, No. 8, 2001, pp. 1407-1458.

举民主制度模式的公信力。^①

再者,还有学者通过比较历史分析研究了21世纪以来摇摆州地位快速提高的原因。事实上,作为选举人团制的一种正常后果,摇摆州现象本身并不罕见。早在19世纪末就有研究者注意到,在两党竞争激烈的选举中,“一些两党得票率相差较小的州的重要性远甚于其他州”,例如1888年和1896年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就取决于极少数几个相近州。^②在20世纪两党得票最接近的1960年总统选举中,肯尼迪同样凭借主攻关键州的竞选策略以仅比尼克松多得11万全国普选票(得票差约0.2%)的优势胜出。^③因此,摇摆州重要性的提高首先反映了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政治现实,即选举竞争性在美国极少数州内的集中上升。其一,在全国层面,近年总统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大幅提高,愈发频繁的小比分胜利成为一种“新常态”。小比分胜利频发是当前美国政治社会高度极化的缩影。^④自克林顿开始,总统选举再未出现过获胜区间超10%的压倒性胜利(landslide victory),2000—2020年的6次选举中甚至有5次两党得票差均小于5%。其二,在州层面,这种异常激烈的选举竞争又只集中于少数几个州,总统选举日益呈现出全面“热战”与局部“冷战”并存,且“热战”愈热、“冷战”愈冷的状态。^⑤

最后,由于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直接决定着选举结果,许多学者

① 布鲁斯·阿克曼著、田雷译:《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

② 反之,当两党得票悬殊时,摇摆州便乏人问津。例如,无人关心罗斯福大获全胜的1940年其实也有12个摇摆州,其中两党在密歇根的得票仅相差0.3%。参见Paul W. Rhode and Koleman S. Strumpf, “Historical Presidential Betting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8, No. 2, 2004, pp. 127-141。

③ Edmund F. Kallina Jr., *Kennedy v. Nix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60*,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0, pp. 122-127.

④ James E. Campbell, *Polarized: Making Sense of a Divided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7-51.

⑤ 21世纪以来美国摇摆州数量基本维持在10~15个,即使是选情异常激烈的2000年和2016年也仅有12个和11个,所占选举人团票一般为80~130张。与此同时,一党领先区间超20%的铁盘州数量快速增长,于2004年首次超过摇摆州,2020年已达21个,共占193张选举人团票。参见U. S.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Official 2020 Presidential General Election Results,” <https://www.fec.gov/resources/cms-content/documents/2020presgeresults.pdf>。

尝试从行为主义的视角切入解析摇摆州内的选举情况。根据经典的政党认同 (party identification) 理论,选民的政治选择是情感性的,更多由传统习惯和家庭观念等决定,而与具体的政策议题或意识形态不甚相关。^① 因此早期研究认为,摇摆州的主要特征是州内存在大量摇摆选民 (swing voter)。这些摇摆选民缺乏固定政党认同,没有明确的投票偏好,他们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和选举人团制“胜者全得”的选举规则共同作用,导致摇摆州这一特殊的政治现象的出现。^② 对摇摆选民的研究曾是摇摆州研究的主流,但很快,随着两党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程度不断提高,选民的投票行为也发生巨大改变。^③ 到2020年,“独立”“倾向独立”或“弱党派”选民的占比已降至近半个世纪的新低;有强烈党派倾向的选民则增至44.2%,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④ 中间摇摆选民的萎缩促使近年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两党选民基本盘均展示出更强的党派忠诚^⑤,带来安全州相对固化下的“选举人团锁定”“红蓝分裂”与摇摆州的“战场化”等问题。^⑥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摇摆州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地位快速提高,吸引

① Angus Campbell et al.,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② Arthur H. Miller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Measuring Party Identification: Independent or No Partisan Prefe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No. 1, 1983, pp. 106-121; Avinash Dixit and John Londregan, “The Determinants of Success of Special Interests in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8, No. 4, 1996, pp. 1132-1155; Nelson W. Polsby et al.,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of American Politic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pp. 245-249; Linda Killian, *The Swing Vote: The Untapped Power of Independen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2, pp. 17-22.

③ Alan I. Abramowitz, *The Disappearing Center: Engaged Citizens, Polariz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1-132.

④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Strength of Partisanship by Mode 1952—2020,” <https://electionstudies.org/resources/anes-guide/top-tables-by-mode/?id=23>.

⑤ 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45页;节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载《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第61—74页;谢韬:《美国政治百年大变局与2020年大选》,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8期,第1—8页。

⑥ 张业亮:《美国选举人团制:历史演变、制度缺陷和改革》,载《美国研究》,2021年第2期,第31—58页。

众多学者的集中关注。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阐明摇摆州的特殊性、重要性、制度基础及后果,但始终未能深入系统地归纳出其具体特征和形成原因。本文将以2000—2020年的6次总统选举为样本,分析摇摆州的形成和变迁机制,并尝试作出理论总结和前瞻性思考。

三、摇摆州的形成机制

本文认为,摇摆州主要形成于两党制下美国州级政党体制的变迁。“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催生美国特殊的两大党制^①:一方面,全国层面的选举是“既存两大党间的重组”,两党对党内极端派和其他小党有较强的包容吸纳能力,彼此之间却张力十足;另一方面,在州层面,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中,又鲜少有第三党能赢下一州的选举人团票。两党在不同州的实力差异巨大,以至于“有些州是两党制,有些州是一党独大制,有些州则基本是一党制”。^②各州事实上可依据“是否由(两党中的)特定一党占据稳定优势”分为安全州和摇摆州,后者因选举结果不确定而重要性更甚。基于此,本文首先尝试为定义和识别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摇摆州设立具体标准,主要包括两个维度:竞争强度(两党得票率差值)和变换频率(从一党获胜到另一党获胜的翻转次数)。即我们应从两个层面理解摇摆州:一是理论上,当届选举中两党在某州的胜出概率是否高度相近,从而有摇摆的可能;二是现实中,该州近期是否发生从支持一党到支持另外一党的翻转,以及这种翻转的频率。基于这两个维度,可以发现特定时期美国都有哪些主要摇摆州,以及这些州的具体摇摆程度。

第一是竞争性维度,它决定一州是不是摇摆州。目前的标准主要是一州的选举竞争强度(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即两党在州内所获选票的差值(margin)。本文采用最常见的5%得票差定义,认为两党得票差值小于5%的州便是当届选举中的摇摆州。在没有第三党竞争的情况下,摇摆州内

① 莫里斯·迪韦尔热著、雷兢璇译:《政党概论》,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88—192页。

② 周淑真、冯永光:《美国政党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及其特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第114—119页。

两党所得选民普选票应基本持平,两者之间的差值小于5%。^①例如,俄亥俄曾长期是总统选举的“风向标”和关键摇摆州,但在2016年和2020年却连续两次由共和党以超过8%的大比分胜出,如今已基本被认为是一个红州。^②与之相对的是,近年来共和党在传统深红州得克萨斯的领先区间不断缩小,2020年已降至5.6%,得州因此被称为“崛起中的摇摆州”(emerging swing state),受到了两党的高度关注。

第二是变动性维度,主要显示摇摆州的具体摇摆程度,即其属于强摇摆州抑或弱摇摆州。判断标准是选举结果的变换频率,也就是某段时期内一州发生从支持一党向支持另外一党的翻转的频次。基于竞争性和变动性两大维度可绘制表1。21世纪以来的6次总统选举中,有一半(3次及以上)是摇摆州的州数正好为9个,各州摇摆的频率和时期均有所区别。艾奥瓦虽只摇摆了两次,却是这期间全美唯一一个曾3次发生翻转的州,因此也是一个摇摆州。此外,2020年总统选举中,以亚利桑那和佐治亚为首的数个南方州新晋为摇摆州,预示着“阳光地带”正快速发生变化,这点将在后文进一步展开论述。

表1 2000—2020年美国主要摇摆州及其选举情况

	2000 年 *	2004 年	2008 年	2012 年	2016 年 *	2020 年	竞争性、变动性、 与全国选举 结果一致次数
	选举获胜方及其选票领先区间(单位:%)						
全国	R -0.5	R 2.5	D 7.3	D 3.9	R -2.1	D 4.5	5、3、6
佛罗里达	R 0.01	R 5.0	D 2.8	D 0.9	R 1.2	R 3.4	6、2、5
俄亥俄	R 3.5	R 2.1	D 4.6	D 3.0			4、2、5
宾夕法尼亚	D 4.2	D 2.5			R 0.7	D 1.2	4、2、4

① Stacey H. Hecht and David A. Schultz, eds., *Presidential Swing States: Why Only Ten Matter*,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 p. xi; Scott L. McLean et al., eds., *Presidential Swing State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8, pp. 180-188; Justin Grimmer et al., “Are Close Elections Rando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2011, pp. 1-38.

② 郭馨怡:《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摇摆州及其“去摇摆化”——以“风向标”俄亥俄为例》,载《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4辑,第80—107页。

续表

	2000 年 *	2004 年	2008 年	2012 年	2016 年 *	2020 年	竞争性、变动性、 与全国选举 结果一致次数
	选举获胜方及其选票领先区间(单位: %)						
威斯康星	D 0.2	D 0.4			R 0.8	D 0.6	4、2、4
北卡罗来纳			D 0.3	R 2.0	R 3.7	R 1.3	4、2、4
内华达	R 3.5	R 2.6			D 2.4	D 2.4	4、1、5
密歇根		D 3.4			R 0.2	D 2.8	3、2、4
新罕布什尔	R 1.3	D 1.4			D 0.4		3、1、4
明尼苏达	D 2.4	D 3.5			D 1.5		3、0、3
艾奥瓦	D 0.3	R 0.7					2、3、4
2020 年总统选举中的新晋摇摆州							
亚利桑那					R 3.6	D 0.3	2、1、4
佐治亚						D 0.2	1、1、4

注:表格中标注 R(表格为灰色背景)的年份为共和党胜出,D(白色背景)为民主党胜出;两党得票差大于 5% 的数值未显示。在标注“*”的 2000 年和 2016 年,美国全国普选票和选举人团票的优胜者不一致,均为民主党获得全国多数普选票,但共和党最终凭借过半选举人团票获胜。数据来源:U. S.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Election Results,” <https://www.fec.gov/introduction-campaign-finance/election-and-voting-information/>。

在两党制下,州级选举政治长期由特定一党主导的现象在美国并不罕见。早期学者曾就如何定义美国的州级政党体制展开激烈讨论,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各州事实上都有自己的基础价值底色和政党倾向,例如传统认知中的“自由北方”与“保守南方”。^① 施莱辛格(Joseph A. Schlesinger)在计

① 最早对美国州级政党体制进行研究和划分的是凯伊(V. O. Key)。他将美国南部诸州称为“坚固的南方”,认为这些州因坚定的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长期由民主党主导,其州内事实上是一种一党制。兰尼(Austin Ranney)和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也曾以“主导党”(dominant party)一词描述彼时的南方民主党。参见 V. O. Key and Alexander Heard, *Southern Politics in State and Nation*,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4, pp. 3-5; Austin Ranney and Willmoore Kendall,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8, No. 2, 1954, pp. 477-485; 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22—125 页。

算 1870—1950 年两党在州长选举中的胜出频率和得票率后提出,彼时美国有数十个一党主导州(one-party predominant state),并将这些州划分为民主党主导州和共和党主导州。^① 有研究进一步指出,相邻地域的州往往会因相似的经济产业、人口结构和意识形态偏好而长期支持同一政党;反之,特定区域内多个州的主导党共同改变则可能预示着正在发生政党区域重组。^② 美国本轮选举地图基本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自那之后政治极化日益加剧^③,州级和全国性选举结果的一致性大幅提高^④,州和全国选举中均固定由同一政党胜出的一党垄断(one-party monopolies)州数量快速增加,两党制摇摆州逐渐成为一种“例外情况”^⑤。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总统选举中从未发生过翻转、一直支持同一政党的州多达 35 个;而 15 个曾发生翻转的州中,有 6 个州仅发生过 1 次,8 个州发生过 2 次,只有 1 个州发生过 3 次。从这一点来说,摇摆州无疑是选举中的少数“异类”。

当一州内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主要政党的选举得票差快速缩小时,该

① 施莱辛格所说的“一党主导制”是指一党长期、连续以较大比分优势在一州中选举胜出,致使第二党成为“固定的少数党”。参见 Joseph A. Schlesinger, “A Two-Dimensional Scheme for Classifying the States According to Degree of Inter-Party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9, No. 4, 1955, pp. 1120-1128; Joseph A. Schlesinger, “The New American Political Par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4, 1985, pp. 1152-1169。

② Charles S. Bullock III et al., “Regional Variations in the Realignment of American Politics, 1944—2004,”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7, No. 3, 2006, pp. 494-518。

③ Richard Burke et al., “Party Competition, Personal Votes, and Strategic Disloyalty in the US Stat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74, No. 4, 2021, pp. 1024-1036。

④ 这种一致性是一党长期垄断的重要诱因。谢茨施耐德曾以“政治全国化”(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一词描述选民投票更关注国家层面的宏观议题和叙事,不再如传统般重视地方政策及选举集团的现象,并认为这导致 1896—1932 年共和党领导的美国第四政党体系期间,两党选民均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共和党支持者集中于东北和中西部,民主党支持者则以南部大本营为主,在两党各自的优势区域内少数党形同虚设,“一党主导制”盛行。参见谢茨施耐德著、任军锋译:《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3—77 页。

⑤ Janine A. Parry et al., “The Rule, Not the Exception: One-Party Monopolies in the American States,”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Vol. 22, No. 1, 2022, pp. 1-20。

州便可能成为摇摆州。关于哪些因素可能带来这种州级政党体制的变化,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民众在选举中通过区分优劣政绩选择支持或惩罚执政党,后者通常意味着转向其反对党^①;由是一党制和多党制之分的关键在于反对党获取政治支持甚至赢得选举的能力。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的社会分野(social cleavage)和政党选民结盟理论提出,政党分化的根源是选民层面的社会分野^②,每种分野都至少会产生两个立场相异的政党。由于各国政治发展情况迥异,有时也会出现一个政党代表多种利益的情况。例如,在两党制的美国,民主党一向以工薪阶层和少数群体的代言人自居,共和党则因秉持保守价值而受到教会支持,同时其政策又多偏向资产阶级和工业集团利益。^③ 基于不同的社会分野,政党通过选举政治吸纳新的社会集团,选民则与能反映其利益的政党结成联盟,维持或塑造政党体系。因此,一党独大意味着州内选民的政治分化水平较低、矛盾冲突较少、利益偏好相对一致,这些通常所说的安全州或铁盘州内实为一种“强多数党^④—弱少数党”的政党格局,多数党占据着“稳定多数”,少数党实力弱小甚至形同虚设,基本没有胜出的可能。反之,强竞争性两党制的摇摆州内往往政治冲突严重,少数党实力强大,两党获胜概率相近,无论胜者为何方,州内都必定呈现“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激烈对抗状态;少数党频繁

① 塞缪尔·亨廷顿著、欧阳景根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页。

② 李普塞特提出四组主要的社会分野,分别是“中央—边缘”“国家—教会”“城市—乡村”“资本—劳工”。每种分野都会引发特定群体的政治分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核心社会分野和政治议题也在不断变化。参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华青等译:《共识与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83页。

③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9页。

④ 如前文所述,美国各州均有一定的政治底色,即使是在此期间摇摆程度最强的佛罗里达,2000—202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该州的得票率也比在全国平均高出约2.3%。为区别于前述“主导党”的概念,本文以“多数党”一词代指某段时期内在一州总统选举中相对占据上风、更有可能获得多数选票并胜出的政党,其含义与“优势党”相近,尽管有时这种优势可能非常微弱。

质疑和挑战多数党,甚至随时有可能将其击败并取而代之。^①

由此观之,美国州级政党体制的变迁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在引发政党分化的主要社会分野不变,即政党依然代表既定选民群体的前提下,特定群体的数量变化会直接改变一州的选举结果。伯翰姆(Walter D. Burnham)等人曾通过分析美国选民的投票模式提出,选民的政党认同和投票偏好主要由其经济状况、族裔身份、宗教信仰等社会经济要素决定,一般不会轻易改变。^②由于政党的首要目标是巩固本党核心选民,这通常意味着其会继续采取和此前一致的政策立场^③;加之民选官员高度依赖选民,即使有时旧盟友提出新的要求,为维持联盟,政党精英也大多会选择接受,甚至制定出更迎合当前联盟支持者的政策^④。然而一旦州内有大量支持少数党的新增选民,该州便可能发展成两党势均力敌的摇摆州。其二,在社会分野发生变化、政党代表的选民群体有所改变的情况下,部分选民群体的政治转向也可能带来州级选举结果的转变。长期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更新,各选民群体的政党认同亦会发生一定变化,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这种变化既可能是从有固定政党认同到无稳定政党认同的“政党选民解盟”^⑤,也

① 也有研究者以“选举胜利脆弱程度”“选举结果可变性”等说法描述这种“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状态。参见 Samuel C. Patterson and Gregory A. Caldeira, “The Etiology of Partisan Compet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1983, pp. 691-707; Kaare Strom, “A Behavioral Theory of Competitive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2, 1990, pp. 565-598; Stefano Bartolini, “Collusion, 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 Part I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2, No. 1, 2000, pp. 33-65.

② Walter D. Burnham and William N. Chambers, eds.,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08-312.

③ Gary W. Cox, “Swing Voters, Core Voters,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Ian Shapiro et al., ed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42-365.

④ David Karol, *Party Position Change in American Politics: Coalition Manage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5-39.

⑤ Russell J. Dalton, “Cognitive Mobilization and Partisan Dealignmen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6, No. 1, 1984, pp. 264-284.

可能是从支持一党到支持另外一党的“政党选民重组”^①。当这些摇摆选民或重组选民削弱一州多数党时,同样会促使该州成为摇摆州。

综上,本文认为,摇摆州的主要特征是州内两党选举实力相近,多数党是一种“不稳定多数”,并因此呈现出“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强竞争性两党制状态。这种州级政党体制通常形成于一州少数党实力的相对上升和多数党实力的相对下降,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州内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即“变化的选民”(changing voters);第二,州内既定选民投票选择的改变,即“变动的选票”(changing votes)。^② 据此可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 当一州州内选民的人口数量和结构急剧改变、有大量新入选民时,若这些“变化的选民”充实州内少数党实力,该州便可能成为摇摆州。

研究假设 2: 当一州州内既定选民的政党认同和投票模式发生改变、有大量重组选民时,若这些选民手中“变动的选票”削弱州内多数党实力,也可能促使该州成为摇摆州。

四、摇摆州形成机制的案例分析

为更好地展现本文提供的理论框架,下文将通过分析前文归纳所得的 21 世纪以来美国主要摇摆州,尝试在历史和现实案例中展示类型化的摇摆

① Walter D. Burnham and William N. Chambers, eds.,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77-288.

② Wendy K. Tam Cho et al., “Voter Migration and the Geographic Sorting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103, No. 4, 2013, pp. 856-870; Seth J. Hill, “Changing Votes or Changing Voters? How Candidates and Election Context Swing Voters and Mobilize the Base,” *Electoral Studies*, Vol. 48, 2017, pp. 131-148; Alan Abramowitz and Jennifer McCoy, “United States: Racial Resentment,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Polarization in Trump’s Ame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81, No. 1, 2019, pp. 137-156.

州形成机制。从地域上看,21 世纪以来美国选举中的摇摆州主要集中于两个区域,分别是逐渐由红转蓝的南部、西南部“阳光地带”和由蓝转红的中西部“铁锈带”。因此具体而言,前述 12 州可划分为南部、西南部的“阳光地带”摇摆州(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内华达、亚利桑那)和中西部“铁锈带”摇摆州(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密歇根、明尼苏达),以及其他摇摆州(艾奥瓦与新罕布什尔)。这些摇摆州的主要形成机制如表 2。^①

表 2 2000—2020 年美国主要摇摆州的所属区域及形成原因

所属区域	州	形成机制	主要影响因素	结果
南部、西南部 “阳光地带”	佛罗里达	州内人口结构改变 ↓ “变化的选民”	新入选民 (拉美裔为主的 国际移民)	充实 少数党
	北卡罗来纳			
	佐治亚			
	内华达			
	亚利桑那			
中西部 “铁锈带”	俄亥俄	选民投票行为改变 ↓ “变动的选票”	重组选民 (制造业工人)	削弱 多数党
	宾夕法尼亚			
	威斯康星			
	密歇根			
	明尼苏达			
其他	艾奥瓦		摇摆选民	选民投票 偏好多变
	新罕布什尔			

(一) “变化的选民”：人口结构的改变与拉美裔选民的崛起

首先,选民人口组成的变化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党结构。梅耶(William G. Mayer)曾说,美国选举研究本质上是一门“人口统计的科学”^②,选民的人

^① 应该注意,本文仅关注这些州成为摇摆州的主要原因,并不否认在极少数州内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作用机制。

^② William G. Mayer, “The Swing Voter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35, No. 3, 2007, pp. 358-368.

口特征与其政治偏好密切相关,也是理解州级选举变迁的关键^①。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各州的选区规模、选民投票率、选举人团票数及其地理分布均发生巨大变化。总体而言,一州选民结构的急剧变化主要可能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选举制度改革下选举权覆盖范围的扩大,即州内更多“居民”成为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历史已经证明,争取新选民的支持是弱势政党与实力强大的老党斗争的最佳方式。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认为,近现代以来政治民主化得以逐步实现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精英(通常为第二梯队改革派)会为在选举中获胜而不断寻求将更多群体纳入选民范畴。^②从19世纪早期杰克逊式民主获得“平民的胜利”,到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自由派主动与保守派割席,借助非裔等少数族裔的力量建立起新选举联盟,都显示出新入选民对政党体制的影响巨大。当短期内有大量利益诉求高度一致、内部聚合力较强的新选民群体进入政治系统时,事实上相当于在既有政治体系中增加一个新党派,会带来选民人口组成变化的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继而快速、根本地改变当前的政党力量格局。^③

第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可能给一州的选民数量和结构带来重大改变,且这种改变总是更有利于选区内的少数党。这是因为规模化的新入选民通常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和文化背景,他们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美国的两党制政治框架,基本不可能另组第三党崛起。特别是在人口爆炸式增长的选区内,新入选民往往更渴望也更有能力突破现有秩序束缚;随着新旧选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州内多数党为确保自身选举优势,必然应激式“排除异己”,最终迫

① Ruy A. Teixeira ed., *America's New Swing Region: Changing Politics and Demographics in the Mountain Wes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pp. 1-11.

② 理查德·拉克曼著、邝菁等译:《国家与权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12页。

③ John P. Frendreis, "Migration as a Source of Changing Party Strength,"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0, No. 1, 1989, pp. 211-220; Anna M. Mayda et al.,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Vol. 14, No. 1, 2022, pp. 358-389.

使新入选民集体加入少数党。^①

在州级政治层面,美国各州移民主要包括来自国内其他州的州际移民和来自国外的国际移民两部分。早期受到投票权的限制,美国各州的新入选民多为来自国内的州际移民。在已经实现大众民主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移民日益取代州际移民,成为各州新增选民的主要来源。国际移民极大充实着民主党的选举实力,并很快带来南部、西南部多州的“摇摆州化”。

20世纪末以来,美国国内的人口流动率不断降低,已从1985年的20%跌至2020年的9.3%,州际移民数量大幅减少;但同时,国际移民比例持续走高,2020年已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4%,接近历史最高水平。^② 这些国际移民的主要特征有二:其一,移民的族裔结构严重失衡,其中尤以拉美裔居多。当前外国出生人口已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3.7%,其中近一半是拉美裔。^③ 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墨西哥裔为主的拉美裔移民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大举进入美国,在2004年超过非裔成为第一大少数族群,并贡献了21世纪以来美国人口增长总数的54%。2020年,拉美裔占美国总人口的18.7%,成为仅次于非拉美裔白人的第二大族裔;后者则跌破60%,降至57.8%。^④ 其二,移民的地理分布高度不均,如图1所示,由于美国南方在地

① 例如,二战时期,美国南方获得大量联邦资金,兴建起一系列的工业、军事机构和大学,吸引了众多北方白人。因此,在战后早期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在南方各州支持率的增长基本与其人口增长成正比。1952年、1956年和1960年,共和党三度于弗吉尼亚和佛罗里达获胜,并两次赢下得克萨斯。在这些州内,北方进步派与南方保守派白人之间的对立日益激烈,为民主党一党主导的南部注入新的共和党力量,这些州也因此成为美国南方较早的摇摆州。参见 James L.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pp. 285-289。

② U. S. Census Bureau, “Migration/Geographic Mobility Data,” <https://www.census.gov/topics/population/migration/data/tables.html>.

③ Abby Budiman et al., “Facts on U. S. Immigrants, 2018,”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20,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2020/08/20/facts-on-u-s-immigrants/>.

④ U. S. Census Bureau, “Racial and Ethnic D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 Census and 2020 Census,”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racial-and-ethnic-diversity-in-the-united-states-2010-and-2020-censu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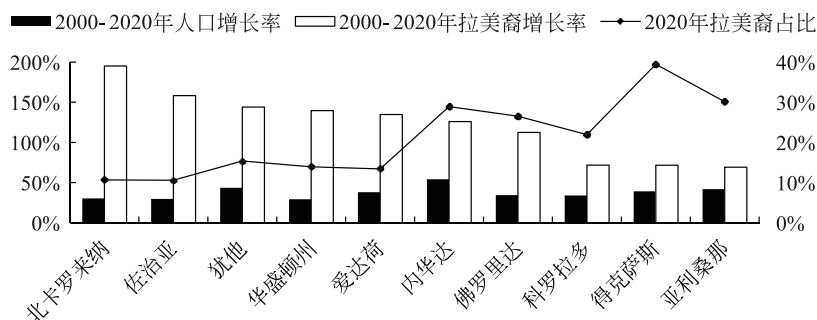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20年美国拉美裔人口增速排名前10的州

数据来源:U. S. Census Bureau,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https://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 U. S. Census Bureau, “QuickFacts: Nevada; Arizona; California; Florida; Texas; United States,” <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fact/table/NV,AZ,CA,FL,TX,US/RHI725220>。

理位置上与拉美国家接近,且消费水平较低,经济和税收环境宽松,非常适合移民的发展,近年美国拉美裔人口增速最快的州几乎全部是“阳光地带”州。当前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10的大都市区中,近十年人口增幅超过10%的也大多是南方城市。^① 这些都是美国经济实力最强、发展势头最好的州,即常说的“增长南方”部分。^② 拉美裔移民极大改变了“阳光地带”的选民结构,到2020年,拉美裔已占新墨西哥州合格选民的43%,其他占比较高的州

① 分别是人口规模排名第4(总人口约764万)、人口增长率为20%的达拉斯(Dallas-Fort Worth-Arlington, TX MSA),排名第5(712万)、增长率为20.3%的休斯敦(Houston-The Woodlands-Sugar Land, TX MSA),排名第8(614万)、增长率为10.3%的迈阿密大(Miami-Fort Lauderdale-West Palm Beach, FL MSA),排名第9(609万)、增长率为15.2%的亚特兰大(Atlanta-Sandy Springs-Alpharetta, GA MSA),以及紧随其后的排名第11(485万)、增长率为15.6%的凤凰城大都市区(Phoenix-Mesa-Chandler, AZ MSA)。其他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区这十年间的人口增长率大多在5%左右。参见 U. S. Census Bureau,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erto Rico Core Based Statistical Areas: 2020,” August 12, 2021,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2020-population-and-housing-state-data.html>。

② 刁大明:《增长南方:2020年大选中的佐治亚州个案初探》,载《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173—192页。

还有加利福尼亚(30%)、得克萨斯(30%)、亚利桑那(24%)和佛罗里达(20%)。^①在拉美裔选民激增的影响下,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内华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摇摆州,佐治亚、亚利桑那和得克萨斯也在近年选举中快速崛起为新晋摇摆州。此外,在曾经是这些州中最“红”的犹他州,共和党领先区间也已从2000年的40.5%缩小至2020年的20.4%,足见选民人口结构变化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之巨大。

在两党选民联盟基本固定的情况下,特定群体的数量变化直接影响着选举结果。一般认为,拉美裔选民在选举中更倾向于民主党,2000—2020年,拉美裔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平均比率为64%。^②因此,南部、西南部地区拉美裔选民数量的快速增长无疑会充实民主党的选举实力,进而缩小这些传统红州内的两党得票差距。拉美裔增强民主党力量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在政党意识形态方面,近年移民问题日益与种族问题相结合,成为美国两党政治分化的一大关键,共和党因较鲜明的“反移民”立场而与拉美裔渐行渐远。意识形态是选民了解政党的第一把钥匙,也是选民锚定自身政党认同和身份归属的重要标志^③,特定意识形态取向是政党推动政治参与、实现政治动员的关键。事实上,移民是美国两党意识形态划分中一个相对较新的要素。新政联盟解体后,种族问题彻底割裂两党,民主党通过力倡民权收获大量少数族裔的支持。^④但早期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并不突出。1986年,共和党人总统里根任内进行的移民改革曾为1982年以前进入

① Luis Noe-Bustamante et al., “Where Latinos Have the Most Eligible Voters in the 2020 Election,”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31,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1/31/where-latinos-have-the-most-eligible-voters-in-the-2020-election/>.

②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How Groups Voted,” https://ropercenter.cornell.edu/how_groups_voted.

③ Russell J. Dalton et al.,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tic Linkage: How Parties Organize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82-85.

④ Edward G. Carmines and James A. Stimson, *Issue Evolution: R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38-158; John Sides et al., “The 2016 US Election: How Trump Lost and W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8, No. 2, 2017, pp. 34-44.

美国的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合法身份的窗口。1990年,老布什政府则设立“临时保护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计划,允许逃离暴力的人在美国合法工作和生活,直到他们的祖国恢复常态。

但很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移民数量的持续增加,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争议开始凸显。^① 民主党致力于吸引包括移民在内的少数群体,组建兼含中左翼经济进步派和左翼社会进步派的“大帐篷”(big-tent)联盟;共和党则仍以文化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作为中心。移民问题进一步与种族问题结合,引发民主党“身份政治”与共和党“白人至上”之间的激烈对抗。由于作为共和党联盟中坚力量的保守派白人大多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们深感工作机会被抢走、“美国价值”正面临严重威胁,特别排斥外来移民。^② 为迎合这些核心选民的偏好,共和党逐渐成为一个“反移民”政党^③,不仅在各州推行严格的雇用信息电子查验系统(E-Verify)^④,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曾发表“墨西哥人都是罪犯”的言论,在其成功胜选后又斥巨资修建边境墙,不断将拉美裔选民推向对立面。反之,民主党则通过将移民问题融入左翼社会进步议程,成功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亲移民”的政党,收编大量移民选民。据统计,2017年美国初代归化选民(naturalized immigrants voter)中,约57%的人偏向认同民主党,其中19%自称是“坚定的民主党支

① Zoltan Hajnal and Michael U. Rivera, “Immigration, Latinos, and White Partisan Politics: The New Democratic Def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8, No. 4, 2014, pp. 773-789.

② 刁大明:《身份政治、党争“部落化”与2020年美国大选》,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48—73页。

③ Edward D. Vargas et al.,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Group Identity: How Immigrant Laws Affect Linked Fate among US Latino Populations,” *Journal of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s*, Vol. 2, No. 1, 2017, pp. 35-62;郭馨怡:《美国2020年大选两党围绕选举权问题的争斗》,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1期,第142—150页。

④ 该系统是美国社会安全局设立的网上电子身份确认系统,主要用于帮助雇主迅速确认工作申请人的移民身份和纳税相关信息。截至2022年8月,强制要求所有企业雇主均必须对员工进行电子身份核实的州共有9个,无一例外全部是共和党主导的红州;其中在亚利桑那、佐治亚、亚拉巴马州内,违反该条款的企业将受到严厉处罚,甚至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参见 NCSL, “State E-Verify Actions,” <https://www.ncsl.org/research/immigration/state-e-verify-action.aspx>。

持者”；而偏向认同共和党的只有 21%，坚定支持者为 6%。^①

其二，在具体政策制定方面，民主党凭借就业、医疗、教育等议题吸引大量拉美裔移民。根据美国国际移民与合作经济发展研究委员会的调查，驱动移民流动的主要因素是摆脱贫困、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②，因此经济类议题始终是拉美裔选民的核心关注。在 2022 年的一项数据中，28% 的拉美裔选民认为“经济是当前美国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所有族裔中占比最高。^③出于对民主党倡导完善医疗保险、提高最低时薪、增收富人税等政策的肯定，63% 的拉美裔选民认为“民主党真正关心拉美裔的诉求和利益”，而在这一点上认可共和党的只有 34%。^④甚至有研究提出，2008 年奥巴马在竞选中承诺改革美国医疗体系，是大量拉美裔最终加入民主党阵营的关键^⑤；2008 年总统选举中，自认为是民主党人的拉美裔选民从 2004 年的 55% 激增至 65%，且自那之后再未跌下过 60%^⑥。2020 年总统选举中，拉美裔选民的投票率创下新高，其中部分原因也是拉美裔人口的保险覆盖率远低于美国

① Alex Nowrasteh and Sam Wilson, “Immigrants Assimilate into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Cato Institute Economic Development*, January 19, 2017, https://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edb_27.pdf.

② David Bacon, “Globalization and NAFTA Caused Migration from Mexico,” *Poli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 October 11, 2014, <https://politicalresearch.org/2014/10/11/globalization-and-nafta-caused-migration-from-mexico#5>.

③ “July 5-7, 2022, 849 United States Registered Voters Poll,”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int.nyt.com/data/documenttools/us0722-crosstabs-nyt071322/a775fbafdcf9db9d/full.pdf>.

④ Jens Manuel Krogstad et al., “Most Latinos Say Democrats Care about Them and Work Hard for Their Vote, Far Fewer Say so of GOP,”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9,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ethnicity/2022/09/29/most-latinos-say-democrats-care-about-them-and-work-hard-for-their-vote-far-fewer-say-so-of-gop/>.

⑤ Gabriel R. Sanchez et al., “The Impact of Health Care and Immigration Reform on Latino Support for President Obama and Congress,”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34, No. 1, 2012, pp. 3-22.

⑥ Mark Hugo Lopez et al., “Democrats Maintain Edge as Party ‘More Concerned’ for Latinos, but Views Similar to 2012,”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11,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hispanic/2016/10/11/democrats-maintain-edge-as-party-more-concerned-for-latinos-but-views-similar-to-2012/>.

平均水平,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他们迫切需要民主党“平价医疗法案”提供的医疗保障。^①换言之,由于拉美裔选民整体的经济、社会地位较为低下,他们更容易被力倡开放政治体系、追求社会公平的民主党吸引。

总体而言,拉美裔正不断重塑着美国国家和州级人口结构。尽管有观点认为近年来拉美裔选民正逐渐转向共和党^②,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拉美裔仍是偏向民主党的选民群体。在美国南部、西南部多个州内,拉美裔促使原本作为少数党的民主党实力快速上升,共和党实力相对下降,两党之间的得票差不断缩小。及至2020年,总统选举的8个摇摆州里已有5个是“阳光地带”州,共占71张选举人团票;曾长期深红的南部第一大州得克萨斯距成为摇摆州也仅有一步之遥。这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二)“变动的选票”:选民政党认同和投票模式的新变

在另外一些州内,选民的基本组成结构不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选民的政党认同和投票行为发生较大变化,也可能影响选举结果。这种改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选民因信息冲突(cross-pressure)成为不投票的“非选民”。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选民会接收到更海量的政治信息,这些信息间的交叉冲突可能致使选民出于在不同议题上有不同政党偏好而“逃避政治”,即放弃投票。^③

第二,选民政党认同弱化,成为游离于两党之间、无稳定政治偏好的摇

① Gabriel R. Sanchez, “With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in Peril, Latinos Voted to Protect Access to Health Insuranc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ember 6,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how-we-rise/2020/11/06/with-the-affordable-care-act-in-peril-latinos-voted-to-protect-access-to-health-insurance/>.

② Christian Paz, “What Liberals Don’t Understand About Pro-Trump Latinos,” *The Atlantic*, October 30,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10/trump-latinos-biden-2020/616901/>; Ronald Brownstein, “Are Latinos Really Realigning Toward Republicans?” *The Atlantic*, July 21, 2022,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2/07/working-class-latino-voters-political-alignment/670593/>.

③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166页。

摆选民。^①有时摇摆选民也可能直接促使一些人口体量较小、两党选民基本盘相近且受竞选活动影响较大的州成为摇摆州,如新罕布什尔和艾奥瓦。^②

第三,还有部分选民可能会基于新的经济、社会或文化因素,建立起新的政党认同,成为重组选民。在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间的文化冲突日益凸显,政党政治从传统以经济为核心的阶级、利益政治,发展为以意识形态文化为核心的价值观政治(value politics)^③,带来选民政党分化的新模式。特别是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将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联,提出“反全球化”和“白人至上”的主张,吸引了大量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收入不断减少又受文化多元主义影响政治地位持续下降的制造业工人转投共和党^④;多个中西部“铁锈带”州因此呈现出“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摇摆状态。

根据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研究,随着去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冲突下的“新阶级分野”成为驱动保守主义政党崛起的关键因素。保守主义在美国传统制造业发达、蓝领工人众多、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最低且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州的回潮最为明显,几乎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州级)经济落后于国家整体水平的默认意识形态”。^⑤为验证这一观点,表3考察了2000—2020年总统选举中,两党在全美50个州得票率的增加与州GDP增速及州内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之间的关系,其中选

① Linda Killian, *The Swing Vote: The Untapped Power of Independen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2, pp. 17-22.

② Stacey H. Hecht and David Schultz, eds., *Presidential Swing States: Why Only Ten Matter*,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5, pp. 11-12.

③ 高春芽:《价值观政治与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崛起的文化逻辑——文化反弹理论的分析路径及其限度》,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第126—133页。

④ J. Eric Oliver and Wendy M. Rah, “Rise of the ‘Trumpenvolk’: Populism in the 2016 Elec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67, 2016, pp. 189-206; Thomas F. Pettigrew,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rump Supporter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5, No. 1, 2017, pp. 107-116; 李庆四、翟迈云:《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第103—120页。

⑤ 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Revisit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pp. 367-368.

民投票率是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连续两届选举中,一州 GDP 增速对州内民主党得票率增长的影响($p=0.013$ 、相关系数为 0.1)在 5%的水平下具备统计显著性,对共和党得票率增长($p=0.009$ 、相关系数为-0.11)和民主党与共和党得票率差值增长的影响($p=0.004$ 、相关系数为 0.21)均在 1%的水平下具备统计显著性;同时,一州居民家庭中位收入提高对民主党得票率增长在 5%的水平下具备统计显著性($p=0.012$ 、相关系数为-0.04),对共和党得票率增长($p=0.003$ 、相关系数为 0.04)和民主党与共和党得票率差值增长($p=0.002$ 、相关系数为 0.08)在 1%的水平下具备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一州 GDP 增长和州内居民家庭中位收入提高对该州民主党得票率增长均具有正向影响,对共和党得票率增长有负向影响,对民主党与共和党得票率差值增长也有正向影响。换言之,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一州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州内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主党在该州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会上升,共和党得票率则会下降;且经济状况对共和党得票率的影响比对民主党更加显著。足见确如佛罗里达所述,在美国经济形势越差的州,作为政治右翼、代表保守主义的共和党选举实力增长得越快。

表 3 2000—2020 年总统选举两党在各州得票率对州经济增长情况的回归分析

	(1)	(2)	(3)
	民主党 得票率增长	共和党 得票率增长	民主党与共和党 得票率差值增长
州 GDP 增速	0.101 **	-0.105 ***	0.206 ***
	(2.50)	(-2.65)	(2.93)
Ln(居民家庭中位收入)	0.035 **	-0.041 ***	0.076 ***
	(2.54)	(-3.01)	(3.16)
选民投票率	0.167 ***	-0.007	0.174 **
	(4.18)	(-0.18)	(2.50)
常数项	-0.478 ***	0.455 ***	-0.933 ***
	(-3.28)	(3.15)	(-3.67)
R^2	0.1212	0.0667	0.0969
N	250	250	250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表中数据均为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数值。数据来源: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Regional Data: GDP and Personal Income,” <https://apps.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70&step=1&acrdn=1>。

由于这一时期美国各州的经济增长基本与其知识型就业占比成正比,与工业制造业岗位成反比^①,本轮保守主义回潮尤其集中于传统工业制造业发达的中西部“铁锈带”。2000—2020年,美国工业制造业地位持续下滑,在其GDP中的占比从15.2%降至10.5%,曾是制造业心脏的中西部地区经历了惊人的衰退。到2020年,中西部“铁锈带”各州的人口增长率、居民收入水平和综合经济排名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几乎彻底沦为经济落后的贫穷州。^②这些州内以工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经济状况长期恶化,逐渐与民主党“解绑”,转向共和党。

如图2所示,21世纪以来“铁锈带”各州工会选民在总统大选中的投票趋势基本一致,均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先“慢增”后“快减”、整体稳中略降,支持共和党的比例先“慢减”后“快增”、不断提高。其中,俄亥俄经济衰退最严重,工人选民转向共和党的速度也最快^③,2016年共和党在该州工会家庭选民中的得票率(48%)就已超过民主党(46%);2020年共和党得票优势继续拉大,增至55%,民主党则降至43%。可以说,现如今俄亥俄工人选民已基本成为共和党占优势的群体。而“铁锈带”三州中,宾夕法尼亚工人选民的转向速度明显更快,并很快带来该州整体政党倾向的改变。宾夕法尼亚民主党注册选民数量于2008年触顶,达到448万人,随后快速下降,2020年已降至423万人;同期共和党选民却由324万人增加到354万人。其中特别是2016—2020年,受到特朗普的强力感召,该州共和党注册选民在

① Robert D. Atkinson et al., “The 2020 State New Economy Index: Benchmark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ates,” <https://www2.itif.org/2020-state-new-economy-index.pdf>.

② U. S. Census Bureau, “QuickFacts: United States; Pennsylvania; Ohio; Wisconsin; Michigan,” <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fact/table/PA,OH,WI,MI,US/PST045221>.

③ 俄亥俄是“铁锈带”州中最先“转红”、经济表现也最差的一个,2020年该州家庭中位收入仅为58116美元,远低于全国均值的64994美元,为“铁锈带”最低;同时州内贫困率高达12.6%,又位居“铁锈带”州之首。参见U. S. Census Bureau, “QuickFacts: United States; Pennsylvania; Ohio; Wisconsin; Michigan,” <https://www.census.gov/quickfacts/fact/table/PA,OH,WI,MI,US/PST045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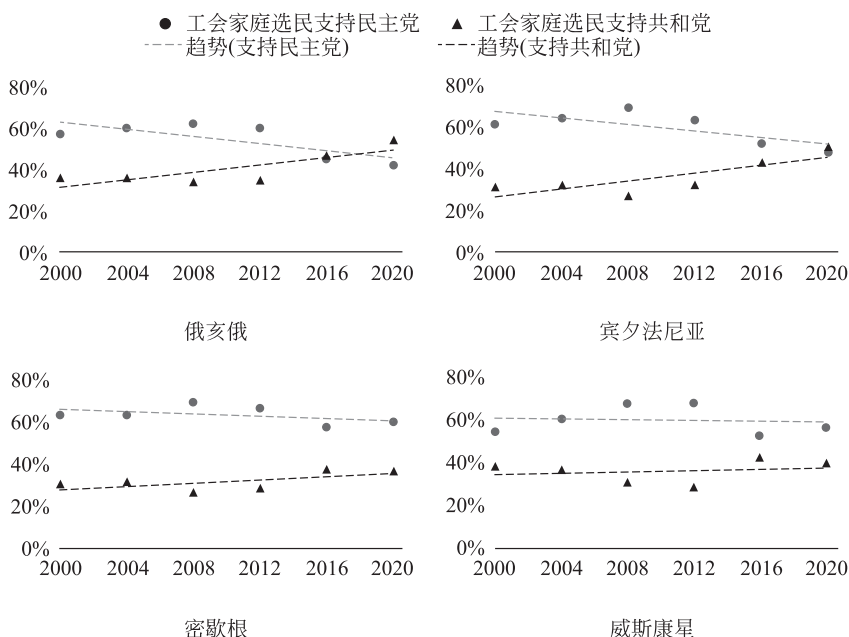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20年总统大选“铁锈带”各州工会家庭选民投票支持两党的比例

注:资料整理自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tate Election Day Exit Polls,” <https://ropercenter.cornell.edu/exit-polls/state-election-day-exit-polls>。

短短4年内激增24万人,创下历史新高^①,足见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胜利并不仅仅是一个“意外”。2020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工会家庭选民中的得票率(51%)首次超过民主党(49%),致使拜登尽管有作为“半个宾州人”和竞选总部设在费城的主场优势,最终也只以1.2%的小比分优势在该州胜出。此外,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工人选民对共和党支持率的增长相对略缓,但亦已升至21世纪以来的新高位。曾经“进步”的工人群体转向支持保守主义政党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

其一,随着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要素的不断发展,代表新兴生产力的进步群体本身发生巨大变化。在工业时代,制造业是当时较新的经济类型,并

^①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State, “Voter Registration Statistics,” <https://www.dos.pa.gov/VotingElections/OtherServicesEvents/VotingElectionStatistics/Pages/Voter-Registration-Statistics-Archives.aspx>.

因需要更多自由劳动力催生与之紧密相联的经济进步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及至后工业时代,科技产业和知识经济快速崛起,又带来新的政治分化。在民主党转向由专业人士、少数族裔和新经济技术人员组成的“更进步”的联盟后,党内的新进步群体变为从事金融、信息、技术等知识密集型工作的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则成相对“落后”的部分。二者矛盾日益尖锐,前者要求的资本、人力自由流通和全球化直接冲击着后者赖以生存的工业生产。^① 工人经济地位直线下滑,对民主党的政党认同亦快速减退。

其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含义和价值内核业已有所改变,现今的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均与过去大相径庭。在工业时代,对经济平等的追求是区分左、右翼意识形态的主要标准。左翼进步主义政党通常代表经济实力较弱的社会中下层,他们偏向“结果平等”,主张通过集体所有制、经济监管和社会财富再分配来实现公平;保守主义的右翼政党则更支持“机会平等”,认为财富分配主要是个人天赋和努力的结果,力倡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制度。因此世界各国经济上相对居于弱势的工人群体均长期支持左翼政党,美国工人更是自新政联盟时期开始便经由组织严密的工会与民主党牢牢绑定在一起。^② 但在后工业时代,与经济弱势群体相匹配的却是右翼的保守主义政治,其主要特征是文化价值观层面的社会保守主义。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是意识形态上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正统主义(Orthodoxy)之分,这种分裂主要以文化多元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争的形式出现,其核心争议是美国是否有一个统一的、居于中心地位的“主流价值”。^③ 民主党主张去中心化,意在借多元主义扩大“少数群体”的内涵,将之拓展为一个兼含少数族裔、新技术移民、性少数人群的广泛概念,收编所有自认为游离于传

① Michael McQuarrie, “The Revolt of the Rust Belt: Plac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nge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8, No. 1, 2017, pp. S120-S152.

② Norberto Bobbio, *Left and R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 Translated by Allan Camer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68.

③ James D.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Family, Art, Education, Law,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York: Avalon Publishing, 1992, pp. 12-17.

统政治体系和正统价值观念之外的选民;并因此逐渐放弃经济进步主义,转向族裔、堕胎、性少数人群等社会议题。^① 共和党则试图通过强调以基督教为主轴的信仰和道德体系,力倡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价值”,组建社会保守主义价值联盟。

“铁锈带”在政治上的长期摇摆主要来源于工人群体投票模式的改变。在后工业时代,知识群体取代劳动群体^②,文化价值取代经济利益,工人群体逐渐与进步左翼在经济上“解绑”^③,为右翼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可乘之机。同时近年来民主党力倡以移民、大麻、性少数人群权利、平权行动、堕胎等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义,更进一步劝退众多文化立场偏保守的工人选民。^④ 工人选民日益右转,共和党在传统制造业发达的中西部实力大增,数个“铁锈带”州随即成为重要摇摆州。这体现了本文研究假设2的逻辑。

最后,在划定摇摆州范围和类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各摇摆州内部差异的具体分析,探索和回答其中哪些州更可能成为短时间内频繁发生选举结果翻转的强摇摆州,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州的摇摆程度更高,可以进一步提升摇摆州研究的学术意义和预测价值。

首先应该明确,一般来说,“长期摇摆”是“频繁翻转”的必要前提。当一州两党得票差长期接近时,其发生选举翻转的概率自然也会大增。这一点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其一,对于因“变化的选民”而摇摆的州来说,新入选民政治偏好的一致程度直接决定着该州的摇摆程度。若一州新入选民内部继续发生政治分化,州内长期无法形成新的稳定的两党选民联盟,该州

① 在经济更发达的加州甚至出现价值观“群体性左倾”的特殊现象。参见邹虹瑾、谢韬:《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价值观之争:以加利福尼亚的嬗变为例》,载《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3期,第2—30页。

② 田野、赵莉:《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一种选举地理的视角》,载《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4期,第77—102页。

③ 李巍、赵莉:《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2期,第87—122页;黄琪轩:《美国内部失衡如何撼动了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3期,第1—32页。

④ David Leonhardt, “A Surprisingly Tight Rac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3,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7/13/briefing/midterm-polls-republicans-democrats.html>.

便可能成为长期摇摆州。以佛罗里达为例,州内拉美裔选民的高度多样化和异质化是该州近年频繁摇摆的主要原因。不同于政治认同高度一致、形如铁板一块难以分割的非裔,拉美裔是一个内部非常多元的群体。甚至有研究者提出,美国事实上并没有统一的“拉美裔”,只有经济状况、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迥异的墨西哥裔、古巴裔、波多黎各裔、委内瑞拉裔。^① 佛罗里达作为美国主要人口迁入地和著名的“族裔熔炉”,拉美裔占其总人口的27%^②,其中尤以多古巴裔著称;2020年该州古巴裔达到约310万人,占州内拉美裔的近1/3。^③ 出于特殊的历史政治原因,美国古巴裔普遍年龄较大、经济上较富裕、意识形态偏好较保守,因此更支持共和党。2020年总统大选中,拉美裔选民65%支持拜登,32%支持特朗普;古巴裔选民则38%支持拜登,58%倾向于特朗普。^④ 古巴裔极大压缩拉美裔人口增长给民主党带来的优势,佛罗里达于是成为这一时期的强摇摆州。

其二,在因“变动的选票”而摇摆的州内,重组选民的数量越多,政党认同的变化幅度越大,则该州的摇摆程度越强。就“铁锈带”而言,制造业占比越大、经济衰退越严重的州,工人选民的占比往往越高,且越可能因经济地位下滑与民主党“解绑”,进而削弱民主党传统上作为工业州多数党的优势。由前文图2可知,“铁锈带”州通常会在工会选民相对支持共和党的年份发生

① Nathaniel Rakich and Amelia Thomson-DeVeaux,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the ‘Latino Vote’,” *FiveThirtyEight*, September 22, 2020,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theres-no-such-thing-as-the-latino-vote/>.

② U. S. Census Bureau, “Hispanic or Latino Origin by Race,” https://data.census.gov/cedsci/table?q=B03002&tid=ACSDT1Y2018.B03002&lastDisplayedRow=20&hidePreview=true&vintage=2018&layer=county&cid=B03002_001E&y=2018&table=B03002&g=0400000US12.

③ Guillermo Grenier and Qing Lai, “2020 FIU Cuba Poll: How Cuban Americans in Miami View U. S. Policies Toward Cuba,” <https://cri.fiu.edu/research/cuba-poll/2020-fiu-cuba-poll.pdf>.

④ 最终拜登在佛罗里达拉美裔中得票的领先区间仅有7%(拜登53%:特朗普46%),远低于33%(拜登65%:特朗普32%)的全国平均水平。参见Jens Manuel Krogstad, “Most Cuban American Voters Identify as Republican in 2020,”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2,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10/02/most-cuban-american-voters-identify-as-republican-in-2020/>.

摇摆,其中工人群体转向幅度最大的2016年甚至出现多州集体“翻红”的情况。“铁锈带”唯一的反例是明尼苏达,由于经济转型较成功,该州的摇摆程度远低于其他“铁锈带”州,近年已成为“铁锈带”中最“蓝”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翻转的摇摆州。2020年明尼苏达综合经济指数排名全美第11,知识型就业位列第6,甚至高于纽约和伊利诺伊;州内第一大企业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简称3M公司)如今亦已成功转型为世界知名的高科技电子和医疗器械制造企业。明尼苏达州内制造业就业仅占10%,比威斯康星(15.5%)、密歇根(13.9%)和俄亥俄(12.5%)都低^①,工人群体政治转向的影响力自然也相对较小。

此外,还有极少数选举波动较大的州可能会在不经常摇摆的情况下频繁发生翻转。美国著名选举研究专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将此类摇摆州称为弹性摇摆州(elastic swing state),认为其在政治上游移不定的主要原因是州内有大量摇摆选民。^②以艾奥瓦为例,在当前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摇摆选民不断萎缩的背景下,2020年该州独立选民占比依然高达38%,远高于全国平均值26%。^③一般认为,摇摆选民多就议题而不是某种既定的党派立场或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投票,因此更容易受到竞选活动和政策议程的影响,支持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弹性摇摆州通常对竞选宣传更加敏感,其州内选举是重在说服广大中间选民的“政策议题之争”^④;这一点与艾奥瓦作为初选首站、备受候选人关注的政治现实相结合,促使该州成为21世纪以来美国唯一一个曾三度翻转的强摇摆州。其中在2004年(共和党领先0.7%胜出)到2008年(民主党领先9.5%)、2012年(民主党领先5.8%)到2016

① Robert D. Atkinson et al., “The 2020 State New Economy Index: Benchmark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ates,” <https://www2.itif.org/2020-state-new-economy-index.pdf>.

② Nate Silver, “Swing Voters and Elastic States,” *FiveThirtyEight*, May 21, 2012,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swing-voters-and-elastic-states/>.

③ CNN Politics, “Exit Poll 2020,”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20/exit-polls/president/national-results>.

④ Timothy J. Feddersen and Wolfgang Pesendorfer, “The Swing Voter’s Curs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3, 1996, pp. 408-424;刘卫东:《试析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选民因素》,载《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第68—93页。

年(共和党领先 9.4%),艾奥瓦两度出现单次选举结果变动超过 10%甚至 15%的情况。总体而言,当前美国正处于政治大变革的时代,各摇摆州的动态变化尚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跟踪观察和分析。

五、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美国总统选举中摇摆州的形成机制问题。通过从中观层面的州级政党制度视角切入,尝试为定义和识别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摇摆州设立标准,并根据竞争性和变动性两大维度归纳出 21 世纪以来美国的主要摇摆州,探究美国摇摆州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在选举人团制下,美国总统选举是以州为单位展开的两党角逐,摇摆州内呈“弱多数党—强少数党”的状态,少数党实力强大,甚至随时有可能取代多数党。这种政党格局的形成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变化的选民”,即当一州在短期内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结构急剧变化时,常常会充实州内少数党,继而改变该州的选举结果。由于 21 世纪以来以拉美裔为主的少数族裔国际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且迁入地主要是共和党主导的南部、西南部“阳光地带”,致使这些州内的民主党实力大增。第二是“变化的选票”,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选民的政党认同模式也随之改变,其中工人群体受保守主义政治议程吸引转投共和党,多个中西部“铁锈带”州于是成为摇摆州。此外,少数人口体量较小、竞选活动影响较大的州也可能因州内存在众多摇摆选民而成为摇摆州,如最早进行初选或计票、备受两党关注的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

摇摆州的地理分布还预示着未来美国发生政党区域重组的可能。就“阳光地带”而言,由于国际移民正式获得公民身份、培养政治参与习惯等都需要一定时间,其对选举政治的影响往往会延迟数个选举周期才显现,未来或将有更多南方州作为摇摆州出现。但同时,近年来拉美裔人口增速有所放缓、内部分歧不断增加,少数族裔移民和“身份政治”能给民主党带来的选举优势已经开始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归化选民会越来越重视经济、医疗、教育等传统议题,甚至可能在“公车效应”下转向反对移民。因此,尽管“阳光地带”诸州可能会愈发频繁地摇摆,但并不会轻易完全“翻蓝”,佛罗里达

的长期摇摆和2021年共和党重新夺回弗吉尼亚州长之位均已证明这一点。相比之下,共和党凭借保守主义政治议程赢下中西部“铁锈带”的可能性略高一筹。2020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在新冠疫情、高投票率和党内因“反特朗普”联盟而空前团结这三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依然未能重铸“蓝墙”,不仅只以小比分优势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三州险胜,更以较大劣势失去俄亥俄,显示出其未来在“铁锈带”的支持率并不乐观。由于经济生产要素的发展更新是一个客观且不可逆的过程,民主党很难重拾以经济分配为核心的劳工政策、再塑曾经的阶级政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群体还可能进一步与民主党“解绑”。但同时,在经历新冠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巨大冲击后,当前美国制造业有加速“回流”的趋势,拜登政府也做出一系列拉拢工人群体的努力^①,这些都可能加长民主党和共和党关于争夺工人群体的拉锯战。未来“铁锈带”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摇摆,“铁锈带”各州的具体走向主要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实现经济转型,进而抵挡住州内的保守主义政治回潮。

随着摇摆州重要性的不断提高,两党均不再致力于组建全国性优势选民联盟,而转向追求选票组合的“策略式胜利”,加剧美国选举政治的非均衡性。2016年总统选举的11个摇摆州(共133张选举人团票)中,特朗普赢下7个,将102张选举人团票收入囊中,是他最终击败希拉里的关键;而2020年的8个摇摆州(共123张选举人团票)中,拜登拿下6个(共79张选举人团票),又帮助民主党胜出。“摇摆州定胜负”的现象反映出美国选举中的多数主义原则正逐渐失效,对其民主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传统上尽可能争取更多州和选民支持的做法不仅有利于政党制定能代表更多数人利益的政治纲领,且有助于获胜者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授权,并最终为经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提供更强的执政合法性。例如,在“分裂政府”频发的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由

① Rebecca Shabad, “Biden Touts Computer Chips Bill in Battleground Ohio Amid Tight Senate Race,” NBC News, September 9, 2022,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white-house/biden-tout-computer-chips-bill-battleground-ohio-tight-senate-race-rcna46986>; Chris Isidore and Christine Romans, “Made in America is Back, Leaving US Factories Scrambling to Find Workers,” CNN Business, October 10, 2022, <https://www.cnn.com/2022/10/09/economy/manufacturing-jobs/index.html>.

于他们在全美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二者都是著名的强势政府。反之,只争夺摇摆州的做法则为近年美国“少数票胜利”频发、总统民意授权不足的合法性困境埋下伏笔。可以预见,在美国政治极化不断加剧、两党得票率长期接近且竞选战略不断发展完善的情况下,摇摆州还将继续影响甚至决定未来的总统选举结果。未来研究应持续追踪摇摆州选举状况的新变化,以期能更好地透视美国政治的发展与走势。